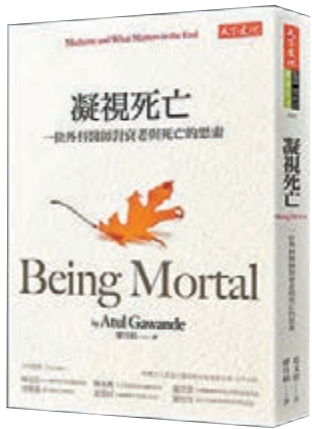


葛文德

裔美籍外科醫生葛文德（Atul Gawande），是優化現代醫療保健體系的專家。他是白宮最年輕的健康政策顧問，也是《時代》雜誌2010年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人物榜單中唯一入選的醫生。他自1998年開始為《紐約客》撰寫文章，陸續出版《一位外科醫師的修煉》、《開刀房裡的沉思》、《檢查表：不犯錯的秘密武器》、《凝視死亡》四本書，都登上《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



以故事表達醫療主題

「我一直很尊敬作家，但青少年時，我寫得很糟。」葛文德笑着說，自己大學時的寫作課成績可不大好。1996年，他的一個朋友開始辦網絡雜誌，那時互聯網還沒有現在熱鬧，真正的記者都不願為之撰稿。葛文德為朋友提起筆，開始寫醫療和保健。「大學時我當不了作者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我沒有東西想寫，那時的我沒有什麼生活經驗。現在，在我的外科醫生訓練中，有各種問題讓我感興趣，寫作變成我深入思考這些問題的方式，我便開始寫專欄。我也很幸運，互聯網熱潮興起後，網上文章的點擊率直線上升，人們開始關注我的寫作，《紐約客》的編輯也來找我，為我提供了機會。」

葛文德喜歡《紐約客》，因為它給作者很大的空間去發展文章，「深入挖掘，有時寫的文長都可以像一本小書了。」他說，自己的寫作動力來自那些令他困惑的問題。「我的第一篇文章叫做〈當醫生犯錯時〉，講的是我所犯的一次錯誤差點令病人喪命。我想知道我該如何去看待這個事件，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去看待醫療問題。而在《凝視死亡》這本書中，我想知道對於瀕臨生命盡頭的病人，怎樣才能稱之為「妥善的照顧」。」

《紐約客》並不是專業的醫學雜誌，但這恰恰是吸引葛文德的地方。「我尊重的許多作家，他們也許有醫療的背景，但當他們向大眾發聲時，乃是作為這個世界的公民。寫作最終是關於人的經驗，而生而為人，必然要面對肉體會衰亡的事實，而那些照顧我們身體的人也有可能失敗。這裡面涉及太多層面的因素，經濟、醫學、科學、心理學……整個世界都折射在其中。《紐約客》上，有人寫犯罪，有人寫時尚，有人寫政治，有人寫戰爭，同樣也有空間去寫科學和醫療，通過《紐約客》獨特的方式——講故事。」

生活，而不只是生存

為《紐約客》寫作，葛文德花了很多時間去學習如何通過故事來表達對於醫療問題的討論，而在《凝視死亡》中，他靈活運用這種筆法，通過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來傳達他作為一個外科醫生，對死亡與衰老的思考。面對死亡這一課題，葛文德的敘述不是純粹形而上的哲思探討，也不是片斷性的生命感悟隨筆。他從無數個案出發，去討論個人、醫療機構、福利體系、政府、醫生等等在人的最後一段旅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思考如何可以做得更好。

「核心的問題是，對瀕死的病人，怎樣才算是妥善的照顧？我沒有好的答案。這讓我不斷檢視自己的經歷，以及與病人溝通的過程，這讓我越發覺得不足夠，覺得自己並沒有能最小化他們的痛苦。這讓我想去寫這本書。而當你拿起筆，人們會突然開始向你敞開心房，讓你看到做醫生時看不到的東西。」

面對死亡，我們能做得更好

今年中，劍橋護老院爆出虐老醜聞，引起社會嘩然。事件最終以該院舍不獲社署續牌作結，但仍讓人對本港老年人的生活處境感到擔憂。除非財政十分寬裕，或家中有親人照顧，否則一般的老人只能選擇入住養老院。養老院水平參差，提供的不過是最基本的生活照料，老人從而進入一種十分機械又制度化的管理中，喪失獨立自由與對自己生活的掌控。這種生活，也許安全，能夠飽足，但是真的是老人想要的生活嗎？

「要是我們不知道如何善終，那就只能讓醫學、科技和陌生人來操控自己的命運。」在新書《凝視死亡》（台灣天下文化出版）中，葛文德醫生這樣寫道。他認為，面對死亡這一人生終點，我們需要勇氣、能夠謙卑，也要懂得放手；但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個人、醫生還是社會，都需要一種新的思考角度，以達成一種新的共識，那就是在人生的最後一程，過有尊嚴的生活，也許比單純地延續生命更重要。「老有所終，遠不只是醫療問題」，能夠找到生存的理由，才是終極目標。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台灣天下文化提供



■葛文德（Atul Gawande）
攝影：Tim Llewellyn
天下文化提供

葛文德在寫作中做了超過200個訪問，訪問病人、病人家屬、養老院、醫生、專家，收集他們不同角度的看法。「當一個末期病人坐在我的辦公桌前，已經嘗試過好多種療程，但情況仍然不斷惡化，我們應該怎麼辦？這是我感興趣的問題。」在採訪和研究中，葛文德逐漸發現，比起能夠活得更長，人們其實對生活有更優先的需求。「他們希望生活，而不只是生存。」他說，「這些首要的需求每個人不同，而我們需要知道這些選擇的原因是什麼。我們需要去問：他們在意什麼？為什麼？他們生活的目標是什麼？而我們從來不問。」

在葛文德看來，醫生與病人之間，若是在早期治療時缺少了這一層溝通，將會導致最終的治療無視病人的需要，結果帶來更多的痛苦。「如果在情況惡化之前就可以做好溝通，我們就可以調整治療的方式。有過溝通的病人，會得到更好的照顧，承受更少的痛苦，最終也能活得更久。因為醫生與病人一開始就願意去面對問題，也明確目標。」

為老人找到生存的理由

在葛文德看來，現有的醫療體系，總是假設生存是第一目標，但病人的需求可能更多。這些需求，也許是非常微小的事

情，但面對死亡威脅和疾病痛苦的他們來說，卻是維持原有生活面貌的幸福瞬間。有的人希望可以好好吃頓飯，而不是吸食流質；有人希望偶爾能抽根煙；有人想要回家見見家人；有人想要去參加婚禮……比起減輕疼痛，這些需求也很重要。「我們總是聚焦在技術和醫學手段，但是很明顯地，醫學也有它的局限，不能總滿足人們和社會。」當充滿痛苦的治療過程並不能令病人重獲健康時，醫生應該與病人一起坦然面對疾病的現實，再誠懇地給出所有的選項讓病人選擇，因為對病人的臨終關懷，並不只是局限在健康的修補上。「不管醫師能給病人什麼，治療總有風險或犧牲，只有能幫病人完成更大的人生目標，才值得這麼做。」他這樣寫道。

在書中，葛文德也舉出了凱倫·威爾森的「輔助生活」概念，以及比爾·湯瑪斯將孩子、動物、植物帶進老人護理機構的實驗等許多案例，來探討對於老人與臨終病人，什麼樣的生活環境更能提供優質的照護。比起進行醫療治療、降低死亡率，為老人找到生存的理由顯得更為重要。

每個人都終將老去，死亡是我們必將面對的終點。如何在臨死的最後一程生活得更好，得到更人性的關懷，葛文德在《凝視死亡》中給出了極富啟發的角度。

書評

文：湯禎兆

誰說大人是好人？——桐野夏生的《好心的大人》

桐野夏生一向是新聞女王，也即是指她極為擅於利用改編新聞事件來建構自己的小說，過去如《殘虐記》以新潟縣柏崎市的少女監禁事件為藍本，再加上對照谷崎潤一郎的同名別作而完成；另外如更著名的《異常》就是以日本人所共知的「東電OL殺人事件」為據，從而建構出來的桐野系黑暗著作。

好了，2010年的《好心的大人》相對來說，沒有太多聾人聽聞的話題產生，但如果仔細一點翻閱，同樣可以看到不少社會時代的氛圍氣息來。首先，桐野夏生關心的是什麼是真正的好人，又或是所謂的成年人中，又有沒有好人存在？事實上，精神分析學者一向有人認為日本人是不願長大的民族，甚至有「思春期喪屍」一詞來嘲諷，所指乃成年人都不願接受自己年紀變化的事實，不斷透過命名的機制來追求感覺良好的方法，例如男性無論年紀高低，都愛向女性扮小流氓以讓自己「回陽」；而女性則只會以「女子」自稱，如什麼「六十代女子」及「七十代女子」等，簡言之就是不分男女，大家都不願意接受老去的事實，拒絕按生理變化去進入下一個人生階段，從而去重構所有關係。

事實上，桐野夏生一向對成年人的不成器甚有看法，早在她成於1998年的短篇結集《西洋鏡》中，其中一篇〈夜之砂〉中的主人翁正是一名行將就木的老婆婆，在桐野筆下她每晚不斷透過不可思議的夢境，令自己回春激化。在夢中她重新成為少女，而且更逐步與男生發生性關係，從側面正好反映出不斷接受老去及行將消逝的事實——大人，其實正是不願意長大的「思春期喪屍」代名詞。

回到《好心的大人》的文本，在街童伊昂的眼中，的而且確沒有哪一個大人的好人來？當兼職的儲物櫃店東主槍婆，只會欺侮他及在他身上佔便宜；在地下世界的大人更加只會爾虞我詐爭逐權力；表面上是好人的社工最上也不過為了滿足自己虛偽的善心，於是作出憐憫的好意支援。是的，在伊昂的世界中，只有孩童才有可能成為朋友，因為他們部分人還擁有仍未受污染的赤子之心，對純真及忠誠的執着，令他們可以有一份信念苟活下去。當然，那一切都要付出代價——就是要拒絕成長「淪為」一個大人，而且要與成人世界的黑暗陰冷對抗，從而去為力量微弱的自己爭取如螻蛄般的生存空間。

《好心的大人》另一充滿社會時事觸覺的設定，就是以社會上的遊民組織為刻劃藍本。事實上，只要遊客願意在日本的大城市稍稍移玉步，離開一下遊客觀區，其實不難看到四周都有「遊民」帳幕的存在，無論是在公園之內，又或是一些休憩場所的鄰近地方。小說中的地面及地下設定，其實正是以前者遊民聚集的「無家族」（homeless）基地，以及後者透過地下水道建構的黑暗世界來平行開展故事物語。前者的「無家族」基地，正是日本當前現實社會中的沉重問題，在新宿及澀谷均有大量這類地方，而在隅田川一帶更加有「無家族鎮」（homeless town）的存在；其他如關東的山谷及關西大阪的西成等，都是人所共知的著名「無家族」社區。

小說正好由東京都內的代代木公園「無家族」社區出發，並且先行刻劃當中的權力爭鬥及轉移關係。首先原來是由大媽族的首領亞美香管領，她身材魁梧，



《好心的大人》

作者：桐野夏生

譯者：王華懋

出版：麥田

超過一百公斤重，加上人人帶着小孩的群聚性，於是建立起牢固的相連脈絡。但後來因為有十九歲的凱米出現，她行動力強，加上有社會發言力，懂得利用媒體去增加知名度，甚至上過電視，從而令「無家族」的權益可以擴展，於是不經不覺便成為新一代勢力的代言人，代代木公園的領袖也逐步由亞美香轉移至凱米身上，反過來支持亞美香的大媽族惟有默默地移居更為沒落的淺草一帶苟活下去。

桐野夏生聰明的地方，是照顧了社會上各弱勢社群的權力關係。是的，無論是百分百屬弱者的街童，又或是地下水道世界中的寄居者，乃至地面上「遊民族」的女性群組，當中不分男女老幼同樣需要在森林定律的法則下掙扎求生。她把「遊民族」定位為女性族群，背後的目的恰好想說明婦孺弱小在這場不成文的「生存戰爭」中，其實同樣不能倖免，這就是當代社會的黑暗悲歌。

書介

圖文：草草

重返巴黎地鐵

作者：馬克·歐傑
譯者：周伶芝
出版：行人



1986年，年輕的馬克·歐傑剛從非洲完成人類學研究回到巴黎。他選擇地鐵為對象進行了一場近在身邊的人類學觀察，並將觀察寫成《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因為地鐵之於巴黎，不僅僅是一項交通工具，它形塑了巴黎的城市樣貌，也塑造了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和節奏，更有許多關於巴黎地鐵的歌曲、圖像、文字伴隨着巴黎人的生命，宛如巴黎的

記憶和歷史中心。二十多年後，歐傑重回地鐵現場，在地鐵站、列車、乘客之間發現了不同的景觀、不同的秩序、不同的族群組成，無論是聽音樂的年輕人、免費發送的地鐵報、不同的乞討方式或是重新裝修的外觀，歐傑試圖從細節中找出時代的量尺、借以標註出「當代」的特徵，並同步針對自己二十年前對地鐵和「非地方」的關係的定義提出了修正。

Karl Lagerfeld: Fendi 50 Years Box Set

作者：Karl Lagerfeld
出版：STEIDL



有時尚大帝、老佛爺之別號的香奈兒與Fendi領銜設計師的Karl Lagerfeld卡爾·拉格斐，以Fendi by Karl Lagerfeld一書慶祝他與Fendi的50年。本書透過向拉格斐提問的

50多個題目，收錄設計發想時的訪談影片，以及100多幅Fendi設計手稿，傳遞他對皮草的熱情與改革，呈現一代大師對時尚與品牌的價值觀，而他們長達半世紀的精彩合作，更說明了當代時尚在過去五十年的演變。

朱鷺號三部曲之一：罌粟海

作者：艾米塔·葛旭
譯者：張定綺
出版：聯經



雙桅帆船朱鷺號原本是販運奴隸的「人肉貨船」。在英國廢奴後，被改裝成鴉片貨船以投入熱火朝天的鴉片貿易，準備前往中國市場分一杯羹。然而前往中國前，它還要履行橫越印度洋前往橫里西斯的最後一趟航程。在這儼然是十九世紀東方殖民史剪影的乘員身影中，朱鷺號的傳奇故事，就在四個船員、苦力、流刑犯與偷

渡客之間展開。人類學家出身、二度入圍曼布克獎的作者艾米塔·葛旭在史詩巨著《朱鷺號三部曲》（《罌粟海》、《煙霾之河》、《烽火狂潮》）中，將蛛網般的人物與線索牽引編織到同一條命運的船上，藉此真實生動地還原了鴉片戰爭的背景與線起。

往昔，如果我記憶清晰

作者：陳玉慧
出版：遠足文化



如果《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是陳玉慧在一百日之中，橫越五大洲的一趟內在心靈之旅，那麼，《往昔，如果我記憶清晰》就是跨越她生命歷程的一部感情生活史，有青少年時期的憂鬱叛逆、巴黎的戲劇學習、洛杉磯的愛情筆記，以及跨界的歐洲特派員生涯。然而，無論身份為何、無論置身何方，共同基調都是漂泊異鄉人內心深處喧嚷的孤獨。《往昔，如果我記憶清晰》，一席感情生活的盛宴，看見陳玉慧豐富的人生歷練、獨特寫作風格的養成，以及不安靈魂的追索與探尋。

著名書法家沈鵬發表新書《三餘箋韻》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任芳頤）85歲著名書法家沈鵬的自書詩詞新作展暨新書《三餘箋韻》首發儀式日前在京舉行。本次活動分為展覽體驗、新書首發兩個部分，共展出30幅沈鵬先生精品自書詩詞新作書法作品。沈鵬被譽為詩詞界和書法界的雙「高峰」。



■沈鵬先生於新書發佈會上。
任芳頤 攝

詩詞和書法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瑰寶，習近平主席在文藝座談會上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文藝創作存在着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對此，中國文聯全委會委員、中國書協副主席、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王家新認為，沈鵬先生不僅是書法界的「高峰」，同時也是詩詞界的「高峰」。沈鵬現任中國書協名譽主席、中華詩詞學會名譽會長。

沈鵬先生是著名書法家、詩人、美術評論家、編輯出版家，曾獲聯合國Academy「世界和平藝術大獎」在內的多個獎項。《三餘箋韻》是沈鵬先生數十年藝文錘煉之精粹，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沈鵬藝術中心企劃，收錄沈鵬先生100餘件最新自書詩詞創作精品。本次《三餘箋韻》書名出自「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為空餘時間之意，同時，「三餘」也是沈鵬先生的齋號。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vp@gmail.com